

马克思与孔德的思想交集与分歧论析——基于实证观、历史观和政治观的考察

侯天翔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作为同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学家, 马克思与孔德的思想具有许多交集, 他们倡导实证主义方法论, 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进行进化论式的单线概括, 关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社会变迁。基于不同的阶级立场, 他们在实证观、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又存在着分歧甚至对立。在实证观方面, 马克思强调实证科学的重要性, 而孔德则鼓吹实证哲学。在历史观方面,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说”, 孔德提出历史进程的“三阶段规律”。在政治观方面, 马克思提出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推动政权更迭和政治进步, 孔德则主张通过非暴力的社会精神重建来实现秩序和进步。马克思与孔德思想分歧的实质在于: 不同的阶级立场决定他们哲学路线的对立。

关键词: 马克思; 孔德; 实证主义; 唯物史观; 阶级关系

An Analysis of the Convergences and Divergences Between Marx and Comte's Thoughts — A Study Based on Positivist,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Tianxiang Hou

School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As sociologists in the same historical period, Marx and Comte had many convergences in their thoughts. They advocated positivism methodology, made a single line generalization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evolutionary style, and paid attention to the class contradictions and social changes in capitalist society. Based on different class positions, they have differences and even opposites in positivism,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the positive view, Marx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positive science, while Comte advocated positive philosophy and tried to dissolve philosophy into science. In the view of history, Marx put forward the “five-stage theory”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omte put forward the “three-stage law” of historical process. In terms of political views, Marx proposed class struggle and violent revolution to promote regime change and political progress, while Comte advocated non-violent social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 to achieve order and progress. The essence of the ideological difference between Marx and Comte is that the different class positions determine the opposition of their philosophical lines.

Keywords: Marx; Comte; positiv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lass relations

0 前言

马克思和孔德是同一时期的社会学家, 他们的思想都给所处时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亦即都坚持实证的研究立场、都致力于探求社会历史的规律并关注社会变革、都以一种近乎“单线论”的观点概括了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总步调。可以说他们的理论视域和学说体系存在较多交集, 因而不免有些相似。但现有的出版物中无不显示出马克思对孔德的批判态度, 这说明他们的理论主张又有着复杂的矛盾关系。因而有学者指出: “这些相似之处, 同时也是他们的相异之处, 他们之间的每一个接近点, 同时也是分歧点^[1]。”这一问题曾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 但对他们思想进行系统比较的研究还不多见。因此, 深入辨析马克思和孔德的实证观、历史观和政治观, 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他们思想的重叠与差异之处, 进而全面把握他们的思想学说及其相互关系。

1 实证观: 实证哲学与实证科学

在实证观方面, 马克思强调实证科学的重要性, 而孔德则毕生创制和鼓吹实证哲学, 力图将哲学溶解于科学之中。

首先, 马克思的实证科学与孔德的实证哲学在基本观点上取得了一致, 但在学说性质上有着根本差别。孔德创造了“实证的哲学”一词, 并以“实证主义”这一更简短的术语沿用至今^[2]。他清晰阐述了被后来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社会学家所采纳的实证的方法论原则。孔德实证哲学的根本观点可以概括为: 知识的生产必须源于真实的观察领域^[3], 科学的使命是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3], 拒斥徒劳无益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哲学^[3]。

正如孔德把人的理智真正可及的现象划定为理论研究的起点, 马克思主张的实证科学同样强调现实是思维真理性

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4]。”可以看出，实证方法是马克思重要的研究方法，他同样指出了纯粹思辨方法的必然缺陷，认为“真正的知识”是以生动的人类社会现实生活为源头获得的确定的知识，强调所有的知识都必须从经验的物质世界和真实观察领域开始。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现实以及实际革命工作的参与和观察而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也可以被认为具有实证方法的基础。

不同于马克思只是在社会研究上倡导实证的立场和方法，孔德把他的实证哲学观点寓于对各部门具体科学的考察与研究之中，创立了一个围绕实证主义思想而形成的庞杂的哲学体系。马克思曾对孔德的实证主义作出评价：“我现在顺便研究孔德，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对这个家伙大肆渲染。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5]。”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实证科学和孔德的实证哲学是无法进行公平对比的，他们的实证观——孔德的学说核心与马克思的研究起点——仅仅在实证主义的一般精神与社会研究的经验主义原则及其认识论基础上产生了交集。

其次，在孔德的语境下，“实证”这一概念具有更丰富的内涵。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实证”一词内涵的理解具有较大差异。但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实证科学”概念被马克思正式提出，实证研究成为马克思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他明确地把“实证”理解为从现实本身出发，通过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得出对现实的认识，现实是思维真理性的唯一根据^[6]。这一理解与孔德“实证”概念的核心内涵取得了一致，但孔德所说的“实证”具有更丰富的涵义。

孔德用“实证”的五个词意来分别说明了实证哲学的五种特性^[3]。第一，实证意味着与虚幻对立的现实。这一点揭示了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根本见解和立足点：人们的一切知识必须以实际生活为出发点，科学理论要通过观察实验的方法获得，对事实和现象的观察应成为理论上的必要，除非有充分的适当观察作为辅助，不然就无法建立起任何坚实的理论。第二，实证意味着与无用相对的有用。这一属性实际上规定了知识的限度和目的。孔德认为在实证的知识原则下，知识的获得并不意味着探求某种现象出现的基本方式的玄机妙理。和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远不止于进行理论探讨，它必须最终对人有具体的益处，对改善人类生存条件起较大的作用^[7]。孔德对知识使命的规定常常被概括为“科学产生预见，预见产生行动”^[8]。第三，实证意味着与犹疑对立的肯定。实证，意味着必须是确实的，相比于旧哲学关于世界的说法和观念，实证哲学能够以其具备科学性和逻辑性的

特点而拥有切实的说服力，因此其科学理论更容易在群体中达成共识，避免无穷的疑惑和争论。第四，实证意味着与模糊相对的精确。孔德认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研究必须是审慎而缜密的，对外部的感觉和观察应当与对象的性质相符，而不是含糊武断、模棱两可的想象思辨或“巧妙推论。”第五，实证意味着积极的和建设的，与之对立的是破坏的或消极的。这一点受到他所追随的法国思想家圣西门“研究人类理性的运动，以便将来改进人类文明”^[8]的思想感染，并且与孔德生活于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接续不断的阶级矛盾和政权更迭让孔德厌恶破坏和暴力革命，主张解决社会问题要以建设为中心，而只有建立“实证的政治学”才能触及社会危机的根源。

最后，在实证的知识方面，孔德止步于现象层面，而马克思则走向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马克思和孔德都为实证研究奠定了知识的客观基础，而在这之后，他们却走向了不同的高度。在孔德看来，科学的知识无外乎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源于观察的知识仅限于探求各种现象之间的承续的、恒定的规律和关系，研究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对被观察现象之间存在的永恒规律进行探索并作出合理的预测，至于现象之后的绝对原因和事物出现的终极奥秘则是不可企及的、无法衡量的，进而不属于实证知识的范围。一句话，“用研究怎样来代替为何”^[9]。研究者需要做的就是去弄清事物的真实状况并进行完整的呈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借助科学的实证方法——观察法和归纳推理法。所以，孔德的研究思路也被称为“事实复制论”和“反映论”^[10]，孔德学说由此被贴上“无历史感”的标签。而马克思的实证科学则超越了孔德式的单纯停留在事物表象的单层次归纳的方法，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对单层次归纳方法的超越，关于人类社会现实生活的经验事实只构成他分析历史的材料和出发点，在这之后继续深入到现象背后的历史渊源探寻其中的因果关系。马克思强调：“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11]。”科学的任务就是“把看得见的、只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12]。

2 历史观：社会动力学与唯物史观

在历史观方面，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而孔德则提出了社会动力学。

首先，马克思与孔德都对人类历史进程作了单线式的描述，但他们的理论基础有着根本的异质性。受到圣西门的影响，孔德在自己的学说中提出了社会动力学，试图用“三阶段规律”来解释人类进化的总方向和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段性规律。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指出：“为了说明实证哲学的本质与特性，首先必须研究人类精神发展的总步调^[8]。”他认为人类理智的发展总会不可避免地先后连续经过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通常被称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

段和实证阶段^[3]。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孔德首先是一个主张人类和社会的一致性、人类历史的一致性的社会学家^[13],因而在他的学说中,这三个阶段既是对人类知性状况和思辨模式的规定,同时也是对与之对应的特定社会阶段特征和状态的概括。神学阶段被孔德称为人类的童年时代,这个阶段中人类倾向于解释周围各种现象的内在性质和终极原因,并把这些现象的存在归因于生命体或与人类相似的力量,有时也被称为“超自然的能动者的作用”。形而上学阶段则被看作神学阶段得以逐渐过渡到实证阶段而起过渡作用的中间阶段,这个时候人们的主要兴趣依然在于不断追求绝对的知识、解释万事万物的深刻本质,但在解答办法上转而用抽象的实体概念来代替神学的解释去说明各种现象。虽然孔德批判了这两种早期哲学对本体论问题给出的解释是含糊武断的,从而徒劳的,但他认为这两个阶段依然是不可缺少的、具有人类历史演变意义上的进步作用。到实证阶段时,人类只是观察这些现象,并找出各种现象之间在某个时期或过去可能存在的经常联系。孔德不想找出事情的缘由,而只是想找出支配各种现象的规律^[13]。

正如孔德把人类社会发展概括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若干发展阶段,马克思也论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进化具有相似性,是一种按照自身固有规律运动的客观发展过程。恩格斯对这一观点作出过如下评价:“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楚这些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14]。”但不同于孔德对世界历史进程作出的鸟瞰式的主观粗略概括,马克思把社会历史现象当作一种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物质对象来研究,从而实现了其一生中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社会形态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社会形态理论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在封建所有制解体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将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先后更替的提法^[4],这被列宁和斯大林等俄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完善为经典而流行的“五形态说”,即人类社会形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先后更替。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人类社会阶段作出了较为成熟的表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势,……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5]。

在历史发展进程的问题上,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物质

资料生产活动出发,揭示了“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的深刻本质,进而以实践这一社会历史范畴的充分展开为分析逻辑,科学地解开了历史之谜,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给出了最一般、最普遍的概括。相比之下,孔德对历史发展的概述无疑显现出把人类及其社会生物学化的唯心主义倾向,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非历史”的观点。

其次,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不同。人类社会发展三阶段论,作为孔德实证哲学的体系源头,贯穿于其整个理论大厦中。在他看来,这一“哲学大规律”不仅是用来解释历史规律性的理论学说,更是支配历史发展的规律本身的认识产品。他把每一个理智状态都与一个特定的社会组织体系相联系,并将其相互关系表述为:“理性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总体的必然的支配原理”^[8]。简单来说,智力进步是孔德解释历史进步的主要依据。

不同于孔德把人类理性进化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唯心主义逻辑,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唯物史观,其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历史领域中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从人们的社会实践出发研究社会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认为历史的本质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展开,于是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应当立足于对人类实践活动的考察来进行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6]。”这就是说,人的现实需要是人们使之得到满足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内在动机,而因此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生产活动之中实现的交往活动才是人类历史的根本构成。正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生产力、生产关系相应地开始了不断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的矛盾运动进程^[17]。马克思立足科学的实践观,从人类历史产生和发展的现实活动出发,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这一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由上可见,马克思与孔德在对历史的解释问题上,都实现了用清晰的条理代替了杂乱无章的多样性,但不同的地方在于:马克思立足于科学的实践观,创立了唯物史观,发现了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历史更替和历史发展动力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得出了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结论;而孔德的实证哲学历史观则带有强烈的精神论和意见支配论的倾向,他脱离了社会经济关系,把社会历史当作某种精神现象来研究,因此尽管他强调要把理论建立在对社会现象的实际观察之上,但最终却不得不陷入唯心主义泥淖。正如恩格斯对历史上各种唯心史观所作的深刻批判:“历史哲学、

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作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14]。”孔德这一类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的唯心主义哲学也同样遭到马克思的批判,“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8]。

3 政治观: 阶级调和与阶级斗争

政治,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离开了阶级就没有什么政治可言^[19]。马克思与孔德都试图通过建立政治理论的方式为现实社会的改造提供方案,而他们政治观的差异和对立则表现在其思想分别代表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

首先,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理解不同。“所谓实证主义,本来是作为一种哲学和一种政治学建立的,两者是必然不可分的,一个是同一的普遍体系的基础,另一个是体系的目的^[8]。”不难发现,孔德实证主义的落脚点是他的“实证政治学(Polittique Posittive)”,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政治目的,而他的政治主张首先体现在对社会阶级关系的理解当中。

在孔德看来,精神的权力和世俗的权力在政治领域当中应当是相分离的,从而社会就分成两个阶级:由学者构成的思考的阶级和由实业家构成的实践的阶级,后者进一步从高到低地由银行家、商人、产品制造者和农民组成。不难发现,孔德对社会阶级的划分采取了职业和社会分工这样一种浮于表面的标准,它并不触及经济状况,进而掩盖了实际中源于根本利益对立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他固然看到了占据大多数财富的资本家对贫穷工人的压迫,但把这一事实解释为资本家和工人行使不同的社会职能这一看似顺乎自然的结果,把资本家的富有说成他们管理社会的需要,并同样把工人的贫穷说成是天然合理的。在这个意义上,孔德对社会阶级的划分就预示着阶级关系被规定为团结的、建设的、各司其职的进而是富有秩序的。孔德这一调和主义阶级观无疑受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政权更迭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的影响。作为资产阶级共和派,对政治秩序的整顿和社会再组织是孔德学说的政治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无疑要抛去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些观点,创立不革命的政治学来维护无法攻克矛盾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对于孔德的政治立场,马克思评价道:“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20]。

阶级观点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一观点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核心线索。在马克思看来,

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正像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的社会阶级分化一样,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阶级对立^[18],是简单化了的对立的两大敌对阶级。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工人群众是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奴隶和劳动工具。他们每时每刻都在遭受着资产者的剥削,同时进行着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同于孔德对社会阶级关系进行简单的主观规定,对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马克思从经济根源上进行了论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阶级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资本家凭借自身占有生产资料,无偿占有工人群体的剩余劳动,对工人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规律的阐述科学揭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利益上的进而是阶级关系上的根本对立。

其次,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处理方案不同。1834年法国爆发里昂工人起义,已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是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面对工人阶级惨遭压迫、掠夺和贫穷困扰的社会乱象,孔德站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立场上,虽然看到了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但从总的方面来说,他主要是看到了它的统一,而看不见根本上的矛盾。对于这样的尖锐问题,孔德主张实现一场解放被压迫阶级的大变革。但他给出的方案是对工人进行实证教育、对资产者进行道德约束,通过“现代社会的精神重建”^[1]来实现两大阶级的“相互契合”这样的调和主义路线,而这一路线背后的依据是孔德对人性论的持守以及对“秩序”的强调。

孔德语境下的人性论作为孔德调和主义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认为人的发展是一个从动物般的生物本能出发,经过人类活动的发展和人的理性能力的增强,最终达到“社会感情”高于“个人感情”的过程。人的道德性作为“发展的本能”将不可抗拒地逐步占据人性优势,最终“爱他之心”的社会道德会发挥普遍约束力,使资产者的利己主义和压迫行为得到祛除、无产者的宽大仁爱得到发扬。在孔德看来,那种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的观点毫无价值,资本家和工人双方相互克制、相互协调的局面带来的社会秩序是社会进步的条件,而社会进步是社会秩序的发展和目的。对于孔德的答案,马克思批判道:“正像他们现在为资本统治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永恒性’进行辩护一样,如果他们生在封建时代或奴隶制度时代,他们也会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当作符合事物本性的制度、当作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自然产物而加以保卫;他们也会猛烈抨击这些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他们会由于自己极端无知而用什么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可通过‘道德节制’(‘限制’)加以纠正的说教,来反驳这些制度将被消灭的预言”^[20]。

相比于孔德的反暴力主义与社会改良的消极方面,马克思给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方案。马克思关于阶级问题的理

论目的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指导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从而实现无产阶级与全人类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方面,阶级斗争是消灭人类不平等现象、实现人的解放的必要步骤;另一方面,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分析得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结论,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就是通过革命解放发展生产力的时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声明的那样:“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8]。”

总之,孔德的实证主义政治学是适应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需要,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只能研究事物的现象,事物的本质是不可认识的,甚至没有什么本质可以研究。因此,实证主义政治学的中心思想是宣布反对改造世界,拒绝认识世界^[19]。针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错误思想,列宁指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性就是厌恶阶级斗争,幻想可以不要阶级斗争,力图加以缓和、调和,磨掉锐利的锋芒”^[21]。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22]。

综上所述,实证观、历史观和政治观各自作为方法、观点和立场,成为马克思和孔德共同的思想聚焦点。深入分析它们的内在理念,可以发现它们是一种同中有异的关系,其分歧的本质在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条路线的对立,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23]。所以,在比较审视不同的思想学说时,应当发掘其背后必然性的阶级立场和利益,用哲学的党性原则去厘清、甄别各种混乱思潮的内在本质。

参考文献:

- [1] 庞树奇.马克思与孔德——读书笔记[J].社会,1981:2.
- [2] [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M].张彤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 [3] [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M].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方以启.马克思“实证科学”之“实证”概念解读[J].南昌大学学报,2011(6):13.
- [7] [美]刘易斯·A.科塞.社会思想名家[M].石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8] 欧力同.孔德及其实证主义[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 [9] Auguste Comte. A General View of Positivis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 [10] [美]乔治·瑞泽尔.古典社会学理论[M].王建民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2] 吴英.唯物史观: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J].史学集刊,2017(6):76.
- [13]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M].葛志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7] 李艳艳.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发展动力观的理论超越及其当代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1):102.
-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9] 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
- [2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2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侯天翔(2000-),男,中国河南洛阳人,硕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